

责任编辑：杨晓晖

江湖上有句“老茄”的话，叫“不做大哥已好多年了”。我从没有做过“大哥”，自然无此体会。但眼下高温闷热，时常于老街旧里内看见一些“赤膊党”，北京话称之为“膀爷”。光着膀子于大街上晃来晃去，在今天看来，似乎与大都市的文明格调颇为悖离。但记得我小时候偶尔赤膊却很正常，大家见怪不怪，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套用那句江湖话则是“不做膀爷好多年”了。

我们小时候有一首沪语的顺口溜差不多人人会唱：“冬瓜皮，西瓜皮，小姑娘赤膊老面皮。”意思是男孩适当可以赤膊，而女孩则必须有所收敛。不过唱归唱，小孩的膊好像还是照赤，老弄堂里的生活本来私密性就差，你想，在一个冲浴睡觉都可以在弄堂里公开进行的年代，谁还会在意赤膊？记得儿时的弄堂里就有一对兄弟，一到夏天就喜欢赤膊，人们几乎从未见过他俩在暑假里穿过汗衫，为此弄堂里人也就分别奉送给哥俩一个绰号，老大叫“冬瓜皮”，老二自然就叫“西瓜皮”了。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不但没有空调，就是电风扇也是平常人家所罕见，大多只是在老字号的店堂里，顶上会悬有一只老式的吊扇，慢悠悠地转着。那时家家有的，只是蒲扇一把。所以每到盛夏，弄堂里的“赤膊党”实在不算少数，一是贪其爽快，二是贪图方便，都无衣衫的累赘。记得我们那会儿两队拉开踢球时，为了区分对手和队友，就是一队随便套一件什么汗衫，而另一队则索性全部打赤膊了。相比之下，比赛时倒是“赤膊队”略占便宜，因为踢球时浑身大汗淋漓，仿佛泥鳅一条，带球过人时往往一滑而去，对手想拦也拦不住，实乃摆脱防守之绝技也。然而赤膊玩耍也有风险，没有衣衫的遮蔽，摔起跤来容易受皮肉之苦，我小时有一伙伴就因赤膊“斗鸡”，而不慎撞翻一旁煤球炉上的开水壶，结果烫伤了胸部，至今还留下了疤痕。

《三国演义》中曾有个许褚“赤膊上阵”的故事，结果身中数箭。难怪明代毛宗岗有句精妙的点评：“谁叫你赤膊？！”

从前的弄堂里不仅孩子如此，成人赤膊者也不少。下棋打牌的，纳凉闲聊的，或似袒腹东床的王右军；或如敞开胸襟午憩的蒋门神。那时好像除了看电影和进大的百货商场赤膊不宜外，其他一般的场合似乎对赤膊都没什么限制，赤膊走在大街上，观者或似者都非常地自然。最为可嫌者，有的人甚至是刚刚拔了火罐，满身尽是紫色圆点，居然也是赤条条地走在街上若无其事，一不留神猛看过去，赛过一头晃来晃去的金钱豹。

随着经济条件的逐渐优裕，人们也会愈来愈体面地生活。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大街上已很少再看见赤膊的上海人了，尽管夏天的气温越来越高，但市民的素质也同样在提升，出门在外，衣衫整洁不仅是自己的体面，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不过，曾看过一则新闻，说盛夏衣着过于“风凉”有碍观瞻的事，譬如有些老伯在家里赤膊穿裤衩，让人家隔窗撞见也难免尴尬云云。对此笔者稍不苟同。孔子云“非礼勿视”，其即使无意“视”了也可装作“无视”，毕竟对方只是在自己的家中。再者，男人出门为了礼仪，穿戴整齐倒也罢了，而自家居室乃最为放松之地，如此间也不允赤膊的话，似也太苛求了点。昔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之语，现不仅要管到他人的“瓦上霜”，甚至连床上事、厅堂景也一并要限制，此类“越界执勤”，想必亦己所不欲也。



典雅，紧凑，镀藏着沉着的思想、清晰的肌理以及那抹温柔诗意。——看近期上映的电影《古田会议》，没有无名的士兵簇拥下的伟岸将军，也不为慰藉老人们怀旧的瘾头，它甚至放弃了狡黠的战地传奇诱饵，或为俊男靓女的演员穿上皇帝的新衣……用招数来与观众虚拟两个钟头的露水情缘。不，这一回，导演谭晓明秉持学院派精神，不要虚与委蛇的暧昧嬉戏，而以师者的诚恳发愿，影片要沁出一缕摄人心魄的思想之光，去凛然凝视。

凝视真实。

1929年10月，“今又重阳”。强者在疾风骤雨里极速成长。彼刻他正面临失落的逆境。走上山谷，野花正无所顾忌地疯长。“人生易老”，而不老之天还在造设世间崎岖无尽的险境。这人与神的天路，这时间不公的前定，血肉之躯何以生出那不惧苍天的勇气？并不在别

加拿大的格雷文赫斯特，1973年中加建交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因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诺尔曼·白求恩出生在这里，毛泽东一篇《纪念白求恩》使小镇出了名。6月26日，我们一家驱车前往格雷文赫斯特，专程参观了白求恩纪念馆和白求恩出生地。

白求恩纪念馆是一栋两层小楼，白求恩两眼直视前方、手执听诊器步履匆匆的青铜雕塑，置放在楼前。旁边有一块银灰色铭牌，上面有一段中文介绍：“胸外科及战地医生，发明家，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倡导者，艺术家，人道主义者。生于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大夫在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国以他在医疗和追求人类幸福的事业中所做出的努力赢得了公认。”他与八路军医生正在做手术的两尊青铜雕塑，置放在纪念馆前的另一侧。

纪念馆以详尽的图片和实物，展示了白求恩富有争议的多彩一生。他为人健康医疗卫生发明改造了12种医疗器械；参加西班牙内战，创建了流动献血车服务加拿大输血站；他义无反顾地奔向中国抗日战场，1个月内开展了147例外科手术；组建医院传授医术，最后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

白求恩手绘的自画像及女友像，生动有趣地为我们展示了他艺术家的本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纪念馆陈列了一幅书法长卷，用隶书恭恭敬敬地抄录的毛泽东《纪念白求恩》全文，唤起了我们对白求恩大夫的各种回忆。著名画家李琦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各种形式纪念白求恩的美术作品布置在这里，见证了白求

“德”

那秋生

处，还是这野花根系下的土地。狠狠地汲取，狠狠地聚集，覆填你的漫山遍野，燎燃你的万古沟壑，“寥廓江天万里霜”……

电影镜头不疾不徐，浅浅流淌，中华沃土之中孕育出的巨人，在他与生俱来的适宜土壤里怡然，巍峨，生长。那循光而来的飞蛾扑火，那阔步前行间的震颤牺牲，这千年国度的传奇谜语……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会场。瑞雪在空间融融顿挫，像热泪盈眶，像久别重逢。美得不真实，恰像欣然明媚的革命宣传画。然而，那浓烈喷薄的色调，耀目，堂皇，正像一种过分的期许，惊讶的新生：再更快一些啊，更猛烈一些啊，更与那个陈旧的诗穷苦难远离一些啊，我们正要去

恩大夫在中国的崇高威望。

与纪念馆相连的是一座白色两层楼，1890年3月3日白求恩诞生于此，3年后随牧师父亲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1973年，联邦政府买下了这栋楼作为纪念馆的一部分对外开放。现在，主要房间均按当年的原样陈列，有脚踏琴、床、餐桌、布娃娃等。二楼是白求恩生平展，1939年白求恩和助手在中国河北给伤病员做手术的著名巨幅照片也赫然在列。如茵的草地上，鲜花盛开的花坛旁，置放着一辆小小的红色工具车，仿佛让我们遥想百年前白求恩在这里玩耍的场景。

2016年是白求恩故居开放的40周年。

在《我们的白求恩》指示牌上，我读到了以下文字，让我心潮激荡：“白求恩是加拿大小镇上长大的孩子，他在一万两千里以外的另一片土地上死去，那里有十亿多人努力学习白求恩精神。”“白求恩做人充满热情，但性格上难以与人相处。在中国，他改变了。也许他成熟了，或者他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您可以成为白求恩文化遗产的一分子：义务献血、支持像无国界医生这样的组织、发挥专长乐于助人、支持儿童艺术团体、富有同情心、坚持不懈为那些贫困的人发出呼吁。”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白求恩精神没有过时。与我们一起参观的有从北京、广州过来的游客，在家人陪同下，他们仔仔细细地观看展品，神情是那么

分析“德”字的结构：双人旁，是指人格的两极分化，如善与恶、君子与小人；上为十，表示纵横的宇宙，人需要驾驭空间与时间；中为四，就是老子所说的“域中四大”——道、天、地、人；下为一心，是表示人的初心、婴儿之心。可见，所谓“德”就是承载“道”的一切人事。《道德经》曰：“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

到理想之境，那光洁优质的主义，那喜乐和美的新世界！我们坚定，确信。

革命的诗意，在天地间落下重锤。

有趣的是，“主要”和“重大”的东西，从未像今天这般让人警惕。这警惕里自有理性光泽，情绪化的厌恶尚缠绵着某些难忘的伤痛，而后现代式的空洞嘲讽，最让人不寒而栗。

虽然有所预料，在向同辈人推荐《古田会议》的时候，遭遇到的庞大敌意还是让我瞠目结舌。像是那股龙吟虎啸、演绎神州的浩渺历史，在聪明的年轻人心里都成了漂浮之云，里面最为“主要的”、“重大的”人物都变成了可拆卸玩偶。他们对我狡黠一笑，“你讲真？主旋律？”

我们从来不活在一个结论里，我们

萧萧

大旋律与小时代

专注。除了缅怀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我们还可以做许多工作，一如纪念馆铭牌所指示的。

白求恩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王女士是上海人，到香港读大学参加工作，最后移居加拿大。她在这里工作已有好几个年头了，见到上海老乡十分亲切。她用久已不说的上海话告诉我，开馆40年来约有60万人参观了故居，其中有外国人，也有不少中国人，小镇因白求恩而闻名全世界。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让加拿大人认识了自己的英雄。她和她的同伴在这里工作感到非常荣幸和愉快。

大概是1994年我见到了蓄着短短的自由髭须的戴敦邦，得知他是中国人物画大师，交通大学教授，1988年被接纳为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理事。后来我想要一篇关于戴敦邦人物绘画艺术的评论文章，一时找不到作者，经过讨教兵，戴先生推介了浙江美院的诸庭樵，总算如愿以偿。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艺术家都是从民间走出来的。戴敦邦先生成了绘画大师却依然坚守着民间艺人的阵地，依然自称民间艺人，但他民间得非常不简单，主要表现在作品多，获奖作品多，作品的艺术生命强。《陈胜吴广》被在日本举办的国际教科文组织授予国际插图展览二等奖，《红楼梦》英文版插图，《水浒人物一百零八图》《西厢记》以及邮票《牡丹广》等都是了不起的作品。明代画家陈老莲画过《水浒叶子》，但只画了四十个人物，另一位明代画家杜堇画了108位，在人物造型上远不如陈老莲。戴敦邦画的《水浒人物一百零八图》在一些名气不大的好汉身上，各有个性气质，表现了北宋末年下层人物的风貌，可以说他的绘画表现力已经超越了前人。

戴先生的画取材于历史文学名著。从现实到历史，揣摩水浒人物，刻画底层人物形象。从脸相到心相，理解红楼梦人物心理

活在抽丝剥茧的细节中。况且，就算你执拗地抱定一个结论，历史每一帧的近景，也可以蕴含丰富的阐述力。而让人遗憾的是，这冠名为“主要的重大的”旋律，在以亿为计数票房的电影院线中“大音希声”般消失无踪。老祖宗四字成语的甜蜜哲理，变作一个干燥的事实，只剩密密麻麻的“小时代”们在那里蠕蠕而动。

不知道在这片笑的喧嚣中，后世子孙的梦魇里，是不是还能按图索骥出当时的画面：那并不完美，却一寸寸都是活的，并确切地充满血和泪的大时代。更为确切的是，那有一沓惊心动魄的磅礴事件，而一代最具智慧、最富激情的中国人，正用卑微之躯去憧憬幸福和伟大。

不为旋律逐大，只恐时代趋小。



状态。他认为林黛玉要有大家闺秀的气质，要有内在的修养，她的眼睛应该是深情的，会说话的，深含火一样的爱情而又不外露，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眼神美，缠绵深挚夺人魂魄。秦可卿是个颜色美女，但不深沉。贾宝玉脸蛋白，胖而不蠢，不十分圆，有几分少年英俊气，在晴雯、袭人眼里是百分之百的男人，是一个从心灵到外表都十分纯的男人，是细骨

如果西王母掉了尾巴

张振国

嫩肉，年龄十五六岁，身材不能高大，手脚不能粗壮，颧骨不能高。这是对艺术形象孕育塑造的反复推敲。从匠术到艺术，吸收传统绘画精华，近几年来他比较注意我国古代的宗教壁画，以及画像砖、石刻等艺术。在创作中把这些古代艺术上的精华加以吸收运用，借以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段，开拓新的面貌。色彩上较多吸收汉唐特色，这是画家功力素养的标尺。民间艺术与高雅艺术融为一体，绘就《戴敦邦道教人物画集》，老子，三清四御，五岳，二十八宿，风伯雨师，雷火电母，福禄寿三星，财神门神，药王，妈祖，八仙过海，蟠桃盛会，麻姑献寿，钟馗捉鬼，道德经会意等仙道画，从内容到技法填补了几百年来的空白。

夏日书

李季

春天乘风而去，雪天遥遥无期。谁能认出，那偶尔落下的冰雹，是昔日的回忆。夏风浩荡，胡乱翻卷，惶然的尘。那开满花的村庄，如今叫做故乡。那爱了又爱的人，如今叫做故人。那回首又回首的日子，如今叫做灰烬。黄昏漫长，落日缓缓滚过天边。我已完不成岁月的重托，已不成大人的心愿。芳草萋萋，有无尽的悲意。我努力修复的都是，风中的碎片。长路寂寂，无人从远方赶来。我在风暴的中心，收集时光的浮尘。

